

續  
漢  
志  
集  
解

五行志二第十四

災火 羽蟲孽

草妖 羊禍

後漢書十四

梁

刻

令刻 昭注補

王先謙集解

五行傳曰棄瀆律

鄭玄注尚書大傳曰東井主法令也

逐功臣

鄭玄曰功臣制法律者也或曰喙主尚食

七星主衣裳張為食廚翼主天倡經曰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績宗

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章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是則食與服樂臣之所

為大功也七星北有酒旗殺太子鄭玄曰五行火生土天文以參南有天厨翼南有器府殺太子鄭玄曰四時以秋代夏殺太子

之象也春秋傳曰夫千乘之主曰妾為妻鄭玄曰軒轅為后妃屬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也

女御在前妾則火不炎上鄭玄曰君行此四者為逆天南宮之政為妻之象也

南宮於地為火火性炎上然行人所用烹飪者也無故因見作熱燔熾為害是為火不炎上其他變異皆屬沴春秋考異郵曰火者陽之精也人合天氣五行陰陽極陰反

陽極陽生陰故應人行以災不祥在謂火失其性而為災也又曰所以感之萌應轉旋從逆殊心也

視之不明是謂不慙鄭玄曰視瞭也君視不明則是厥咎舒舒君舒不能賤其事也洪範曰視曰明厥咎舒舒君舒

愈臣下有倦白黑不別賢不肖並不能憂民急氣爲之舒緩

草不搖鄭玄曰君臣不睦則舒緩矣集解惠棟曰舒一作茶厥罰

常燠鄭玄曰視曰火火主夏厥極疾鄭玄曰長氣失時則有草妖

鄭玄曰草視之物時則有羸蟲之孽鄭玄曰蠶螟蟲之類蟲之時

可見者莫眾於草時則有羸蟲之孽生於火而藏於秋者也時

則有羊禍鄭玄曰羊畜之時則有赤眚赤祥惟水沴火羸蟲劉歆

傳曰爲羽蟲遠視者也屬視

建武中漁陽太守彭寵被徵書至明日潞縣火災起城中飛出城

外燔千餘家殺人京房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盛火數起燔宮室

儒說火曰明爲德而主禮時寵與幽州牧朱浮有隙疑浮見浸譖

故意狐疑其妻勸無應徵遂反叛攻浮卒誅滅古今注曰建武六年十二月雒陽市

火二十四年正月戊子雷雨霹靂火災高廟北門明帝永平元年

六月己亥桂陽見火飛來燒城寺章帝建初元年十二月北宮火

燒壽安殿延及右掖門元和三年六月丙午雷雨火燒北宮朱爵西園

和帝永元八年十二月丁巳南宮宣室殿火是時和帝幸北宮寶

和帝永元八年十二月丁巳南宮宣室殿火是時和帝幸北宮寶

和帝永元八年十二月丁巳南宮宣室殿火是時和帝幸北宮寶

和帝永元八年十二月丁巳南宮宣室殿火是時和帝幸北宮寶

和帝永元八年十二月丁巳南宮宣室殿火是時和帝幸北宮寶

和帝永元八年十二月丁巳南宮宣室殿火是時和帝幸北宮寶

和帝永元八年十二月丁巳南宮宣室殿火是時和帝幸北宮寶

和帝永元八年十二月丁巳南宮宣室殿火是時和帝幸北宮寶

和帝永元八年十二月丁巳南宮宣室殿火是時和帝幸北宮寶

和帝永元八年十二月丁巳南宮宣室殿火是時和帝幸北宮寶

和帝永元八年十二月丁巳南宮宣室殿火是時和帝幸北宮寶

和帝永元八年十二月丁巳南宮宣室殿火是時和帝幸北宮寶

和帝永元八年十二月丁巳南宮宣室殿火是時和帝幸北宮寶

和帝永元八年十二月丁巳南宮宣室殿火是時和帝幸北宮寶

和帝永元八年十二月丁巳南宮宣室殿火是時和帝幸北宮寶

和帝永元八年十二月丁巳南宮宣室殿火是時和帝幸北宮寶

和帝永元八年十二月丁巳南宮宣室殿火是時和帝幸北宮寶

和帝永元八年十二月丁巳南宮宣室殿火是時和帝幸北宮寶

和帝永元八年十二月丁巳南宮宣室殿火是時和帝幸北宮寶

和帝永元八年十二月丁巳南宮宣室殿火是時和帝幸北宮寶

和帝永元八年十二月丁巳南宮宣室殿火是時和帝幸北宮寶

和帝永元八年十二月丁巳南宮宣室殿火是時和帝幸北宮寶

和帝永元八年十二月丁巳南宮宣室殿火是時和帝幸北宮寶

和帝永元八年十二月丁巳南宮宣室殿火是時和帝幸北宮寶

和帝永元八年十二月丁巳南宮宣室殿火是時和帝幸北宮寶

和帝永元八年十二月丁巳南宮宣室殿火是時和帝幸北宮寶

和帝永元八年十二月丁巳南宮宣室殿火是時和帝幸北宮寶

和帝永元八年十二月丁巳南宮宣室殿火是時和帝幸北宮寶

和帝永元八年十二月丁巳南宮宣室殿火是時和帝幸北宮寶

和帝永元八年十二月丁巳南宮宣室殿火是時和帝幸北宮寶

和帝永元八年十二月丁巳南宮宣室殿火是時和帝幸北宮寶

和帝永元八年十二月丁巳南宮宣室殿火是時和帝幸北宮寶

和帝永元八年十二月丁巳南宮宣室殿火是時和帝幸北宮寶

和帝永元八年十二月丁巳南宮宣室殿火是時和帝幸北宮寶

和帝永元八年十二月丁巳南宮宣室殿火是時和帝幸北宮寶

和帝永元八年十二月丁巳南宮宣室殿火是時和帝幸北宮寶

太后在南宮明年竇太后崩

十三年八月己亥北宮盛饌門閤火是時和帝幸鄧貴人陰后寵衰怨恨上有欲廢之意明年會得陰后挾僞道事遂廢遷于桐宮  
呂憂死立鄧貴人爲皇后

十五年六月辛酉漢中城固南城門災此孝和皇帝將絕世之象也其後二年宮車晏駕殤帝及平原王皆早夭折和帝世絕

安帝

古今注曰永初元年十二月河南郡縣火燒殺百五人二年河南郡縣又失火燒五百八十四人

永初二年

四月甲寅漢陽河陽城中失火

集解錢大昕曰河陽當作阿陽

燒殺三千五百七

十人先是和帝崩有皇子二人皇子勝長鄧皇后貪殤帝少欲自養長立之延平元年殤帝崩勝有厥疾不篤羣臣咸欲立之太后曰前既不立勝遂更立清河王子是爲安帝司空周章等心不厭服謀欲誅鄧氏廢太后安帝而更立勝元年十一月事覺章等被

誅其後涼州叛羌爲害太甚涼州諸郡寄治馮翊扶風界及太后崩鄧氏被誅

四年三月戊子杜陵園火

元初四年二月壬戌武庫火

東觀書曰燒兵物百二十五種直千萬以上

是時羌叛大

爲寇害發天下兵以攻禦之積十餘年未已天下厭苦兵役

延光元年八月戊子陽陵園寢殿火凡災發于先陵此太子將廢之象也若曰不當廢太子以自翦如火不當害先陵之寢也明年上以讒言廢皇太子爲濟陰王後二年宮車晏駕中黃門孫程等十九人起兵殿省誅賊臣立濟陰王

四年秋七月乙丑漁陽城門樓災

順帝永建三年七月丁酉茂陵園寢災

古今注曰三年五月戊辰守宮失火燒宮藏財物盡

四年河南郡失火燒人六畜

陽嘉元年恭陵廡災及東西莫府火

古今注曰十二月河南郡國火燒廡舍殺人也太尉

李固曰爲奢僭所致陵之初造禍及枯骨規廣治之尤飾又上欲

更造宮室益臺觀故火起莫府燒材木

梁駱惠棟曰順帝紀云是歲起西苑修飾宮殿也

永和元年十月丁未承福殿火

臣昭案楊厚傳是災

先是爵號阿母宋娥爲

山陽君后父梁商本國侯又多益商封商長子冀當繼商爵曰商

生在復更封冀爲襄邑侯追號后母爲開封君皆過差非禮古今注曰

六年十二月雒陽酒市失火燒肆殺人

漢安元年三月甲午雒陽劉漢等百九十七家爲火所燒

東觀書曰其九

十家不自存詔賜錢廩穀古今注曰火或從宇屋間物中不知所從起數月乃止十二月雒陽失火

後四年宮車比

三晏駕建和元年君位乃定

桓帝建和二年五月癸丑北宮掖庭中德陽殿火及左掖門先是

梁太后兄冀挾姦枉曰故太尉李固杜喬正直恐害其事□□合

人誣奏固喬而誅滅之是後梁太后崩而梁氏誅滅

延熹四年正月辛西南宮嘉德殿火戊子丙署火二月壬辰武庫

火五月丁卯原陵長壽門火先是亳后因賤人得幸

集解錢大昕曰案桓帝鄧

皇后初冒姓梁氏帝惡梁氏改姓爲薄而李雲傳云立掖庭民女亳氏爲皇后此志亦云亳后蓋古文亳與薄通漢書地理志山陽郡薄縣臣瓚云湯所都也史記封禪書亳人謬忌亦稱薄忌號貴人爲后上曰后母宣爲長安

君封其兄弟愛寵隆崇又多封無功者去年春白馬令李雲坐直諫死至此彗除心尾火連作

五年正月壬午南宮丙署火四月乙丑恭北陵東闕火戊辰虎賁

掖門火五月康陵園寢火甲申中藏府承祿署火七月己未南宮

承善閣內火

六年四月辛亥康陵東署火七月甲申平陵園寢火

八年二月己酉南宮嘉德署黃龍千秋萬歲殿皆火四月甲寅安

陵園寢火閏月南宮長秋和歡殿後鉤盾掖庭朔平署各火十月

壬子德陽前殿西閣及黃門北寺火殺人

袁山松書曰是時連月有火災諸宮寺或一日

再三發又夜有訛言擊鼓相驚陳蕃劉智茂上疏諫曰古之火皆君弱臣強極陰之變也前始春而獄刑慘故火不災上前入春節連寒木冰暴風折樹又入九州郡並言隕霜殺菽春秋晉執季孫行父木爲之冰夫氣弘則景星見化錯則五星開日月蝕災爲已然異爲方來恐卒有變必於三朝惟善政可以已之願察臣前言不棄恩忠則元元幸甚書奏不省集解洪亮吉日案本紀事在十一月惠棟曰注劉智茂誤當是劉矩劉茂矩爲司徒茂爲司空陳蕃時爲太尉也

九年三月癸巳京都夜有火光轉行民相驚謀

袁山松書曰是時宦豎專朝鉤黨事

起上尋無嗣陳蕃竇武爲曹節等所害天下無復紀綱

靈帝熹平四年五月延陵園災

光和四年閏月辛酉北宮東掖庭永巷署災

陳蕃諫曰楚女悲而西宮災不御宮女怨

之所致也

五年五月庚申德陽前殿西北入門內永樂太后宮署火



中平二年二月己酉南宮雲臺災庚戌樂城門災

南宮中門集解何焯曰靈帝紀

時燒靈臺殿樂成殿此條下云周家之所造似當延及北闕道

爲靈臺惠棟曰案御覽八百三十三卷正作靈臺

御覽有度字西燒嘉德和歡殿案雲臺之災自上起棖題數百同

時竝然若就縣華鎧其日燒盡延及白虎威興門尙書符節蘭臺

夫雲臺者乃周家之所造也圖書術籍珍玩寶怪皆所藏在也京

房易傳曰君不思道厥妖火燒宮是時黃巾作惡變亂天常七州

二十八郡同時俱發命將出眾雖頗有所禽然宛廣宗曲陽尙未

破壞役起負海杆抽空懸百姓死傷已過半矣而靈帝曾不克已

復禮虐侈滋甚尺一兩布騶騎電激彙解何焯曰騶騎電激謂左

官非其人政曰賄成內嬖鴻都竝受封爵京都爲之語曰

今茲諸侯歲也天戒若曰放賢賞淫何曰舊典爲故焚其臺門

府也其後三年靈帝暴崩續曰董卓之亂火三日不絕京都爲

墟矣

魏志曰魏明帝青龍二年崇華殿災詔問太史令高堂隆此

何咎於禮室有新禮之義乎對曰夫災變之發皆所以明教

譏也唯率禮修德可以勝之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其室

又曰君高其臺天火爲災此人君苟飾宮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

應之以早火從高殿起也上天降監故讖告陛下陛下宜增崇人

道以答天意昔太戊有桑穀生於朝武丁有維雉登於鼎皆問災

恐懼側身修德三年之後遠夷朝貢故號曰中宗高宗此則前代

之明盛也今案舊占災火之發皆以臺榭宮室爲戒然今宮室之

所以充廣者實由宮人猥多之故宜簡擇留其淑懿如周之制罷

省其餘此則祖己之所以訓高宗高宗之所以享遠載也詔問隆

吾闕漢武帝時柏梁災而起宮殿以厭之其義云何對曰臣聞西

京柏梁既災越巫陳方建章是營以厭火祥乃夷越之巫所爲非

聖賢之明訓也五行志曰柏梁災其後有江充巫蠱術太子事如

志之言越巫建章無所厭也孔子曰災者修類應行精祲相感以

戒人君是以聖主親災責躬退以修德以消復之今宜罷散民役

宮室之制務從節約內足以待風雨外足以講禮儀清掃所災之

處不敢於此有所立作萑蒲嘉禾必生此地以報陛下虔恭之德

瘼民之力竭民之財實非所以致符瑞而懷遠人也臣昭曰高堂

隆之言災其得天心乎雖與本志所明不同靈帝之時有焉故載其言廣災異也

獻帝初平元年八月霸橋災其後三年董卓見殺

臣昭案劉焉傳興平元年天火

燒其城府燔重延及民家館邑無餘也集解先謙曰以上火災

爰莫志十四

五

庶徵之恒煥漢書曰冬溫應之中興曰來亦有冬溫而記不錄云  
越絕范蠡曰春煥而不生者王者德不完也夏寒而不長者臣下  
不奉主令也秋暑而復榮者百官刑不斷也冬溫而泄者發府庫  
賞無功也此四者邦之禁也管子曰臣秉君威則陰  
侵陽盛夏雪降冬不冰也集解先謙曰此條恒煥

安帝元初三年

集解惠棟曰符瑞志曰三年二月

符瑞

有瓜異本共生一瓜同蒂

集解惠棟

曰符瑞志云東平陵有瓜異處共生八瓜同蒂一當作八

時曰爲嘉瓜或曰爲瓜者外延離本

而實女子外屬之象也是時閭皇后初立後閭后與外親耿寶等

共譖太子廢爲濟陰王更外迎濟北王子續立之

集解錢大昕曰卽北鄉侯諡也

豈因名子者不以草妖也

古今注曰和帝永元七年三月江夏縣民舍柱生兩枝其一長尺五寸分爲八

畜牲而改爲鼯獸枝其一長尺六寸分爲五枝皆青也集解惠棟曰仲長統昌言曰  
安帝時有異物生長樂宮東廡柏樹永巷南閭合歡樹議者以爲

芝草也羣臣皆賀受

賜此亦近草妖也

桓帝延熹九年雒陽城局竹柏葉有傷者占曰天子凶

靈帝熹平三年右校別作中有兩檮樹皆高四尺許其一株宿夕

曩長長丈餘大一圍作胡人狀頭目鬢髮髮備具京房易傳曰至

德衰下人將起則有木生人狀

臣昭以木生人狀下人將起京房

了黃卓之亂實擁胡兵催汜之時充斥尤甚遂窺閭宮  
嬖剽虐百姓鮮卑之徒踐藉畿封胡之害深亦已毒矣

五年十月壬午御所居殿後槐樹皆六七圍自拔倒豎根在上

臣曰槐是三公之象貴之也靈帝授位不以德  
進貪愚是升清賢斯黜槐之倒植豈以斯乎

中平元年夏東郡陳留濟陽長垣濟陰宛句離狐縣界

風俗通曰西及城皇

陽武城郭路邊有草生其莖靡纍腫大如手指狀似鳩雀龍蛇鳥獸之形

五色各如其狀毛羽頭目足翅皆具

風俗通曰亦作人狀操持兵  
弩萬萬備具非但彷彿類良

也熱然近草妖也是歲黃巾賊始起皇后兄何進異父兄朱苗皆爲

將軍領兵

集解洪亮吉日案此則苗蓋冒何姓者進傳反不載錢  
大昕曰案靈帝及何后紀皆稱何苗苗本姓朱惟兒于

此此稱異父兄而前後苗封濟陽侯進苗遂乘威權持國柄漢遂

微弱自此始焉

應劭曰關東義兵先起於宋衛之郊東郡太守橋  
瑁負眾怙亂陵蔑同盟忿嫉同類以殞厥命陳留

濟陰迎助謂爲離德棄好卽戎吏民戰之草妖之興豈不或信集解惠棟曰注橋瑀英雄記曰瑀字元偉元族子先爲兗州刺史甚

有成

中平中長安城西北六七里空樹中有人面生鬚

魏志曰建安二十五年正月曹

公在雒陽起建始殿伐濯龍樹而血出又掘徙梨根傷而血出曹公惡之遂寢疾是月薨

獻帝興平元年九月桑復生椹可食

臣昭曰桑重生椹誠是木異必在濟民安知非瑞乎時蒼

生生死敗周秦殲盡餓魂餒鬼不可勝言食此重椹大拯危命雖連理附枝亦不能及若以爲怪則建武野穀旅生麻菽尤盛復是草妖邪集解先謙曰以上草妖

安帝延光三年二月戊子有五色大鳥集濟南臺十月又集新豐

時曰爲鳳皇或曰爲鳳皇陽明之應故非明主則隱不見凡五色

大鳥似鳳者多羽蟲之尊是時安帝信中常侍樊豐江京阿母王

聖及外屬耿寶等讒言免太尉楊震廢太子爲濟陰王不愆之異

也章帝末號鳳皇百四十九見時直臣何敞曰爲羽孽似鳳翔翔

殿屋不察也

臣昭曰已論之於啟傳

記者曰爲其後章帝崩曰爲驗案宣帝

明帝時五色鳥羣翔殿屋賈逵曰爲胡降徵也帝多善政雖有過

不及至衰缺末年胡降二十萬口是其驗也帝之時羌胡外叛說

應內興羽孽之時也樂叶圖徵說五鳳皆五色爲瑞者一爲孽者

四叶圖徵曰似鳳有四並爲妖一日鷓鴣喙喙圓目身義戴信嬰

禮膺仁負智至則早役之感也二曰發明鳥喙大頸大翼大脰

尾身義戴信嬰仁膺信負禮至則水之感也三曰焦明長喙疏翼圓

大身細足脰若鱗葉身智戴信負禮膺仁至則旱之感也國語曰

周之興也鸞鷟鳴岐說文曰五方神鳥東方曰發明南方曰焦明

西方曰鷓鴣北方曰幽昌中央曰鳳皇

桓帝元嘉元年十一月五色大鳥見濟陰己氏時曰爲鳳皇此時

政治衰缺梁冀秉政阿枉上幸亳后皆羽孽時也臣昭案魏朗對

太常宗正府朗說見本傳注集解惠棟曰注見本傳注凡

言本傳皆據司馬書也案此則劉昭亦注司馬紀傳也

靈帝光和四年秋集解惠棟曰案本紀及五色大鳥見於新城眾

鳥隨之時目爲鳳皇時靈帝不恤政事常侍黃門專權羽孽之時也眾鳥之性見非常班駁好聚觀之至於小爵希見梟者覩見猶聚

中平三年八月中懷陵上有萬餘爵先極悲鳴已因亂鬪相殺皆斷頭懸著樹枝枳棘到六年靈帝崩大將軍何進曰內寵外嬖積惡日久欲悉糾黜曰隆更始冗政而太后持疑事久不決進從中出於省內見殺因是有司盪滌虔劉後祿而尊厚者無餘矣夫陵者高大之象也天戒若曰諸懷爵祿而尊厚者

集解思棟曰千還

自相害至滅亡也

古今注曰建武九年六郡入縣鼠食稼張璠紀

日初平元年三月獻帝初入未央宮程雉飛入未央宮獲之獻帝春秋曰建安七年五色大鳥集魏郡眾鳥數千

隨之魏志曰二十三年禿鶩集鄴宮文昌殿後池集解先謙曰以上羽

桓帝建和三年秋七月北地廉羊肉似羊助

說文曰助

或大如手

近赤祥也是時梁太后攝政兄梁冀專權枉誅漢良臣故太尉李  
固杜喬天下冤之其後梁氏誅滅

集解先謙曰  
以上赤祥



五行志一第十四終

後漢書十四

續漢志集解第十四校補

五行志二謂火失其性而爲災也

錢大昭曰：那顛傳顛引易天人應曰：君子不思適利，茲謂無澤。

厥災犖火燒其宮，又曰：君高臺府，犯陰侵陽，厥災火。又曰：上不儉下不節，災火並作，燒居室。

如火不當害先陵之寢也

官本如作則非

茂陵園寢災注四年河南郡失火燒人大畜

官本注郡下有縣字，又六原譌立已正官

本注不誤

陽嘉元年恭陵廡災

紀在十二月庚子

永和元年十月丁未

紀作丁亥

承福殿火注臣昭案楊厚傳是災

今案紀仍

火作

愛寵隆崇

案文愛當作爵

中藏府承祿署火

案承祿署署名本書，桓紀承作承古字通

延陵園災

錢大昭曰：成帝陵也

永樂太后宮署火

案本書靈紀作災章懷注引志亦作災疑此作火誤

己西南宮雲臺災集解何焯曰靈帝紀時燒靈臺殿樂成殿

案靈

云己西南宮大災火半月乃滅何氏所據乃紀注引續志文其  
與此文不同者蓋本紀注之誤何氏未之省惠氏反援御覽以  
證成其誤均之非也雲靈形近易譌文選東京賦於南則有前  
殿雲臺餘驩安福五臣六臣本均同而李善本則文注皆誤爲  
靈臺遂與下乃營三宮布教頗常左制辟雍右立靈臺岐出胡  
氏考異已訂之矣苑書中興二十八將論云乃圖畫二十八將  
於南宮雲臺賈逵傳亦云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與  
此志言南宮雲臺災正合周靈臺自在舊都此言雲臺周宗之  
所造蓋中興初就周東都故臺成之東都賦所謂增周舊修洛  
邑是也又云圖書術籍珍玩寶怪皆所藏在則明帝圖畫名將  
於此賈逵講論古文於此於事亦合至於靈臺則天子觀祓祭  
氣之妖祥者也與明堂辟雍並立爲三後漢光武未始營建之  
雖襲周家之名不得謂爲周家所造祭祀志謂北郊明堂在維  
陽城北四里則左辟雍右靈臺自應皆在北郊蓋漢洛陽城  
去城三里與志異然亦在郊外也明紀永平二年祀光武皇  
帝於明堂禮畢登靈臺三年正月詔曰朕奉郊祀登靈臺此靈  
臺近接明堂同在郊外之證章紀建初二年和紀永元五年皆  
宗祀明堂與登靈臺遞言之獨順紀永和元年宗祀明堂之下  
亦誤登靈臺爲登雲臺然其爲誤自易見也今靈紀明書南宮

大災與北郊靈臺何涉靈臺本一稱雲臺殿見宦者張讓傳靈臺則無以殿稱者補註詔詔題詔詔詔章懷以殿言之益知靈臺實卽雲臺之誤齊覽文庚戌樂城門災案此事本書靈紀不字轉鈔多謬豈足爲證乎志注明言南宮中門而紀注以爲樂成殿蓋門係於殿以殿言則知是宮中之門非城門或殿下原有門字轉寫脫去耳惟樂城之城應從章懷作成

京都爲邱墟矣注今案舊占

官本注占誤古

有兩檣樹皆高四尺許

錢大昭曰闕本許作所古字通

東都陳畱濟陽長垣濟陰

官本濟陰二字或誤例

似鳩雀龍蛇鳥獸之形

官本

形誤刑

五鳳皆五色注南方曰焦明

官本南或爲東

後祿而尊者無餘矣

案據下文後當作懷

還自相害至滅亡也注禿鷲集

鄴宮文昌殿後池

官本注池作也

五行志三第十五

大水冬雷

水變色山鳴

大寒魚草

蝗

後漢書十五

梁

剡

令剡

昭注補

王先謙集解

五行傳曰簡宗廟不禱祠

鄭玄注曰虞危爲宗廟

廢祭祀

鄭玄曰牽牛主祭祀之牲

逆天

時鄭玄曰月在星紀周以爲正月在亥枵殷以爲正皆不得四時

正以至失時

則水不潤下

鄭玄曰君行此四者爲逆天北宮之政也北宮於地爲水水性浸潤下流人所

用灌漑者也無故源流竭絕川澤以謂水失其性而爲災也

太公六韜

曰人主好破壞名山壅塞大川決

又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

通名水則歲多大水五穀不成也

聽不聰則是不能謀其事也洪範曰聰作謀孔厥咎急

安國曰所謀必成當馬融曰上聰則下達其謀厥咎急臣不謀則

急矣易傳曰誅罰絕理不云厥罰恒寒

下也顛事有知不云謀也冬氣藏藏氣失故常寒厥  
極貧鄭玄曰藏氣失時則有鼓妖鄭玄曰鼓時則有魚孽鄭玄曰  
生水而遊時則有豕禍鄭玄曰豕畜之居明時則有耳病鄭玄曰  
於水者也衛而聽者也屬聽

之時則有黑管黑祥惟火沴水魚孽劉歆傳曰爲介蟲之孽謂蝗

病也月令章句曰介者甲也謂龜蟹之屬也古今注曰光武建武

自行水弘農郡尉治析爲水所漂殺民溺傷稼壞廬舍二十四年

六月丙申沛國睢水逆流一日一夜止章帝建初八年六月癸巳

東皆城下池水變赤如血臣昭案諸史光武之時郡國亦常有水

災而志不載本紀八年秋大水又云是歲大水今據杜林之傳列

之孝和之前東觀書曰建武八年問郡國七大水湧泉盈溢杜林

以爲倉卒時兵擅權作威張氏雖皆降散猶尙有遺脫長吏制御

無衝令得復熾元元侵陵之所致也上疏曰臣聞先王無二道明

聖用而治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

能殖畏其易也古今通道傳其法於有根猥子野心奔馬善驚成

王深知其終卒之患故以殷氏六族分伯禽七族分康叔懷姓九

宗分唐叔揀押其姦宄又遷其餘於成周舊地雜俗旦夕拘錄所

以挫其強御之力誦其驕恣之節也及漢初興上稽舊章合符重

規徒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之後以稍弱六國強宗邑里無

營利之家野澤無兼并之民萬里之統海內賴安後輒因衰盛之

痛脅以送終之義故遂相率而陪國陵無反顧之心追觀往法政

皆神道設教強幹弱枝本支百世之要也是以皆承享康寧之福

無愆揚之憂繼嗣承業恭己而治蓋此助也其被災害民輕薄無

累重者兩府遣吏護送餞教之郡或懼死亡卒爲備貨亦所以消

散其口救贖全其性命也昔魯隱有賢行將致國於桓公乃留連

貪位不能早退况草創兵長卒無德能直以擾亂乘時擅權作威

玉食狃狻之意徵幸之望曼延無足張步之計是也小民負縣官  
不過身死負兵家滅門殄世陛下昭然獨見成敗之端或屬諸侯  
官府元少得舉首仰視而向遺脫二千石失制御之道令得復  
昌熾縱橫比年大雨水潦暴長涌泉盈溢災壞城郭官寺吏民廩  
舍潰徙離處潰成坑坎臣聞水陰類也易卦地上有水比言性不  
相害故曰樂也而根相毀墊淪失常敗百姓安居殆陰下相爲蠹  
賊有大小勝負不齊均不得其所侵陵之象也詩云畏天之威于  
時保之唯陛下留神明察往來懼思天下幸甚謝承書曰陳宣子  
與沛國蕭人也剛猛性毅博學明魯詩遭王莽篡位隱處不仕光  
武卽位徵拜諫議大夫建武十年雒水出造津城門校尉欲奏塞  
之宣曰昔周公卜雒以安宗廟爲萬世基水不當入城門如爲災  
異入主過而不可辭塞之無益昔東郡金隄大決水欲沒郡令使  
民散走太守王尊亡身勅以住立不動水應時自消尊人臣尙修  
正弭災豈況朝廷中興聖主天所挺授水必不入言未絕水去上  
善其言後乘輿出宣列引在前行遲乘輿欲驅鉤宣車蓋使疾行  
御者墮車下宣前諫曰王者承天統地動有法度車則和鸞步則  
佩玉動靜應天昔孝文時邊方有獻千里馬者還而不受陛下宜  
上稽唐虞下以文帝爲法上納其言遂徐行按轡遷爲河隄講者  
以病免卒於家集解惠棟曰注言性不相害故曰樂也五陰比一  
陽下順從故性不相害雜卦曰比樂思憂故云樂也又袁宏紀永  
平三年饑離意上疏曰水泉  
涌溢漂殺人民志不載也

和帝永元元年七月郡國九大水傷稼

穀梁傳曰高下京房易傳  
有水災曰大水

曰顯事有知誅罰絕理厥災水其水也而殺人隕霜大風天黃饑

而不損茲謂泰厥水水殺人辟邊有德茲謂狂厥水水流殺人已

水則地生蟲歸獄不解茲謂追非厥水寒殺人追誅不解茲謂不

理厥水五穀不收大敗不解茲謂皆陰厥水流入國邑隕霜殺穀

春秋考異郵曰陰盛臣逆民悲情發則水出河決也是時和帝幼竇太后攝政其兄竇憲幹

事及憲諸弟皆貴顯竝作威蔽虐嘗所怨恨輒任客殺之其後竇

氏誅滅東觀書曰十年五月丁巳京師大雨南山水流出至東郊壞民廬舍十二年集解先謙曰空格官本提

行下並同六月潁川大水傷稼是時和帝幸鄧貴人陰有欲廢陰后之

意陰后亦懷恚怨一日先是恭懷皇后葬禮有闕竇太后崩後迺

改殯梁后葬西陵徵舅三人皆爲列侯位特進賞賜累千金廣州先賢

傳曰和帝時策問陰陽不和或水或旱方正鬱林布衣養奮字叔

高對曰天有陰陽陰陽有四時四時有政令春夏則子惠布施寬

仁秋冬則剛猛盛威行刑賞罰殺生各應其時則陰陽和四時綱

風雨時五穀升今則不然長吏多不奉行時令爲政舉事干逆天



氣上不卸下下不忠上百姓困乏而不卸哀眾怨鬱積故陰陽不和風雨不時災害緣類水者陰盛小人居位依公營私讒言譎上雨漫溢者五穀有不升而賦稅不爲減百姓虛竭家有愁心也

殤帝延平元年五月郡國三十七大水傷稼董仲舒曰水者陰氣

盛也是時帝在襁抱鄧太后專政

臣昭案本紀是年九月六州大水袁山松書曰六州河濟渭雒

消水盛長泛溢傷秋稼

安帝永初元年冬十月辛酉河南新城山水競出突壞民田壞處

泉水出深三丈是時司空周章等言鄧太后不立皇太子勝而立

清河王子故謀欲廢置十一月事覺章等被誅是年郡國四十一

水出漂沒民人

謝承書曰死者以千數

讖曰水者純陰之精也陰氣盛洋溢

者小人專制擅權妒疾賢者依公結私侵乘君子小人席勝失懷

得志故涌水爲災

二年大水

臣昭案本紀京師及郡國四十有水周嘉傳是夏早嘉收葬客死骸

骨應時澍雨歲乃豐稔則水不爲災也

集解惠棟曰注嘉收葬客死骸

三年

大水

臣昭案本紀京師及郡國四十一雨水

四年大水

臣昭案本紀云三部

五年大水

臣昭

案本紀

六年河東池水變色皆赤如血

水變占曰水化為血者好任殘賊殺戮不辜延

郡國八

及親戚水當為血集解惠棟曰京房易傳曰君恤於酒淫於

色賢人潛國家危厥異流水赤又易妖占曰河水赤下民恨是時

鄧太后猶專政

古今注曰元初二年潁川襄城流水化為血京房占曰流水赤占曰泣血道涉蘇於河以處集解惠棟曰注流

記曰江河水赤占曰泣血道涉蘇於河以處集解惠棟曰注流水化為血流作臨血下脫不流二字先謙曰占曰之占官本作名

延光三年大水流殺民人傷苗稼是時安帝信江京樊豐及阿母

王聖等讒言免太尉楊震廢皇太子

臣昭案左雄傳順帝永建四年司冀二州大水傷禾稼楊

厚專永和元年夏雉陽暴水殺千餘人集解惠棟曰京房易飛候曰小人踴躍無所畏忌陰不制于陽則水涌出

質帝本初元年五月海水溢樂安北海溺殺人物是時帝幼梁太

后專政

春秋漢含孽曰九卿阿黨擗排正直驕奢借害則江河潰決方諸對策曰民悲怨則陰類強河決海蒼地動土涌

桓帝建和二年七月京師大水去年冬梁冀枉殺故太尉李固杜

喬

三年八月京都大水是時梁太后猶專政

永興元年秋河水溢漂害人物

臣昭案朱穆傳云漂害數千萬戶京房占曰江河溢者天有制度地

有里數懷容水澤浸萬物今溢者明在位者不勝任也三公之禍不能容也率執法者利刑罰不用常法

二年六月

月彭城泗水增長逆流

梁冀別傳曰冀之專政天爲見異眾災並湊蝗蟲滋生河水逆流五星失次太白經

天人民疾疫出入六年羌戎叛戾盜賊略平皆冀所致敦煌實錄張衡對策曰水者五行之首滯而逆流者人君之恩不能下及而教逆也潛潭巴曰水逆者反命也宜修德以應之

永壽元年六月雒水溢至津陽城門漂流人物

臣昭案本紀又南陽大水是時

梁皇后兄冀秉政疾害忠直威權震主後遂誅滅

延熹八年四月濟北水清

集解錢大昕曰濟北下脫河字先謙曰官本連下文

九年四月

濟陰東郡濟北平原河水清襄楷上言河者諸侯之象清者陽明之徵豈獨諸侯有規京都計邪其明年宮車晏駕徵解犢亭侯爲

漢嗣卽尊位是爲孝靈皇帝

永康元年八月六州大水勃海海溢沒殺人是時桓帝奢侈淫祀

其十一月崩無嗣

靈帝建寧四年二月河水清

袁山松書曰禱於龍燿

五月山水大出漂壞廬

舍五百餘家

袁山松書曰是河東水暴出也

熹平二年六月東萊北海海水溢出漂沒人物 三年秋雒水出

四年夏郡國三水傷害秋稼

光和六年秋金城河溢水出二十餘里

中平五年郡國六水大出

臣昭案袁山松書曰山陽梁沛彭城下邳東海琅邪則是七郡集解惠棟曰帝

紀作七大水

獻帝建安二年九月漢水流害民人是時天下大亂

袁山松書曰曹操專政十

七年七月大水洧水溢

十八年六月大水

獻帝起居注曰七月大水上親避正殿八月以雨不止且還殿

二十四年八月漢水溢流害民人

袁山松書曰明年禪位于魏也集解先謙曰以上水災

庶徵之恒寒

集解洪亮吉曰案鄭興傳今年正月繁霜自爾以來率多寒日時建武七年也

靈帝光和六年冬大寒北海東萊琅邪井中冰厚尺餘袁山松書曰是時羣

賊起天下始亂讖曰寒者小人暴虐專權居位無道有位譴罰無法又殺無罪其寒必暴殺集解洪亮吉日案北海靈紀作東海今

志爲是

獻帝初平四年六月寒風如冬時袁山松書曰時帝流遷失政養

集解惠棟曰京房易飛候曰誅過深當燬而寒

和帝永元五年六月郡國三雨雹大如雞子春秋考異郵曰陰氣

之爲言合也以妾爲妻大尊重九女之妃闕而不御坐不離前無由相去之心同輿參駟房社之內歡欣之樂專政夫人施而不博陰精凝而見成易讖曰凡雹者過由人君惡聞其過抑賢不揚內與邪人通取財利蔽賢施之並當雨不雨故反雹下也集解惠棟曰東觀書云郡國是時和帝用酷吏周紆爲司隸校尉刑誅深刻大雨雹大如雞子是時和帝用酷吏周紆爲司隸校尉刑誅深刻

古今注曰光武建武十年十月戊辰樂浪上谷雨雹傷稼十二年河南平陽雨雹大如杯壞敗吏民廬舍十五年十二月乙卯鉅鹿雨雹傷稼永平三年八月郡國十二雨雹傷稼十年郡國十八或不救爲兵強臣逆謀蝗蟲傷穀救之舉

賢良爵有功務寬大無誅罰則災除

安帝永初元年雨雹

二年雨雹大如雞子

集解惠棟曰紀二年六月

三年

雨雹

集解惠棟曰紀京師及郡國四十一

大如鴈子傷稼劉向曰爲雹陰脅陽也是

時鄧太后曰陰專陽政

元初四年六月戊辰郡國三雨雹大如杆杯及雞子殺六畜

古今注曰

樂安雹如杆殺人京房占曰夏雨雹天下兵大作集解惠棟曰杆杯東觀記作芋魁

延光元年四月

集解惠棟曰案紀四月癸未也

郡國二十一雨雹大如雞子傷稼

是時安帝信讒無辜死者多

臣昭案尹敏傳是歲河西大雨雹如

陰乘陽之徵也今貴臣擅權母后黨盛陛下宜修聖德慮此二者也集解惠棟曰連叢子云河南四縣雨雹如捲杯大者如斗殺禽畜雉兔折樹木秋苗盡注所稱尹敏傳亦司馬書錢大昕

日季彥事今在孔僖傳或司馬彪書以季彥附尹敏傳

三年

雨雹大如雞子

古今注曰順帝永建三年郡國十二雨雹傷秋稼

桓帝延熹四年五月己卯京師雨雹大如雞子是時桓帝誅殺過

差又寵小人

七年五月己丑京都雨雹是時皇后鄧氏僭侈驕

恣專幸明年廢己憂死其家皆誅

靈帝建寧二年四月雨雹 四年五月河東雨雹

光和四年六月雨雹大如雞子是時常侍黃門用權

中平二年四月庚戌雨雹傷稼

獻帝初平四年六月右扶風雹如斗

袁山松書曰雹殺人前後雨雹此最爲大時天下潰亂集

解先謙曰以上恒寒

和帝元興元年冬十一月壬午郡國四冬雷是時皇子數不遂皆

隱之民間是歲宮車晏駕殤帝生百餘日立己爲君帝兄有疾封

爲平原王卒皆天無嗣

古今注曰光武建武十年遼東冬雷草木實

殤帝延平元年九月乙亥陳留有石隕地四

臣昭案天文志未已載石隕未解此篇所

以重記石與雷隕俱者九月雷未爲異桓帝亦有此隕後不兼載於是爲常古今注曰章帝建初四年五月戊寅穎陰石從天墜六

如鐵鑠色黑始下時聲如雷

安帝永初六年十月丙戌郡六冬雷

京房占曰天冬雷地必震又曰教令擾又曰雷以十一月

起黃鐘二月大聲八月闔藏此以春夏殺無辜不須冬刑致災蟄蟲出行不救之則冬溫風以其來年疾病其救也恤幼孤振不足議獄刑貨譴罰災則消矣古今注曰明帝永平七年十月丙子越雋雷集解惠棟曰注雷以十一月起黃鐘十一月復初九震也故雷以十一

一月起

七年十月戊子郡國三冬雷

元初元年十月癸巳

集解惠棟曰十月六日

郡國三冬雷

三年十月辛亥

汝南樂浪冬雷

四年十月辛酉郡國五冬雷

六年十月丙子

郡國五冬雷

永寧元年十月郡國七冬雷

建光元年十月郡國七冬雷

延光四年郡國十九冬雷是時太后攝政上無所與太后既崩阿母王聖及皇后兄閭顯兄弟更秉威權上遂不親萬機從容寬仁

任臣下

古今注曰順帝永和四年四月戊午雷震擊高廟世祖廟外槐樹



桓帝建和三年六月乙卯雷震憲陵寢屋先是梁太后聽兄冀枉

殺李固杜喬

集解惠棟曰京房易飛候曰雷雨霹靂邱陵者逆先人令爲火殺人者人君用讒言殺正人

靈帝熹平六年冬十月東萊大雷

中平四年十二月晦雨水大雷電雹

獻帝初平三年五月丙申無雲而雷 四年五月癸酉無雲而雷

建安七八年中長沙醴陵縣有大山常大鳴如牛响聲積數年後

豫章賊攻沒醴陵縣殺略吏民

干寶曰論語擿輔像曰山土崩川閉塞漂淪移山鼓哭閉衛夷庶桀

合兵王作時天下尙亂豪桀竝爭曹操事二袁於河北孫吳創基於江外劉表阻亂眾於襄陽南招零桂北割漢川又以黃祖爲爪牙而祖與孫氏爲深讐兵革歲交十年曹操破袁譚於南皮十一年走袁尙於遼東十三年吳禽黃祖是歲劉表死曹操略荊州遂劉備於當陽十四年吳破曹操於赤壁是三雄者卒共三分天下成帝王之業是所謂庶桀合兵王作者也十六年劉備入蜀與吳再爭荊州於時戰爭四分五裂之地荊州爲劇故山鳴之異作其域也集解先謙曰前志晉樞有聲如牛朱博延登受策有聲如鐘鳴並入鼓妖又無雲而雷劉向以爲雷當託於雲故無雲而雷亦入鼓妖後又云一日身震爲雷爲貌不恭也此語並未屬之鼓妖

此雷石十  
五事不合

靈帝熹平二年東萊海出大魚二枚長八九丈高二丈餘明年中

山王暢任城王博竝薨京房易傳曰海出巨魚邪人進賢人疏臣昭謂此占符靈帝之世巨魚之出於是爲

徵靈獨二王之妖也集

和帝永元四年蝗臣昭案本紀光武建武六年詔稱往歲水旱蝗

國十九蝗二十三年京師郡國十八大蝗旱草木盡二十八年三月

月郡國八十蝗二十九年四月武威酒泉清河京兆魏郡弘農蝗

三十年六月郡國十二大蝗三十一年郡國大蝗中元元年三月

郡國十六大蝗永平四年十二月酒泉大蝗從塞外入謝承書曰

永平十五年蝗起泰山彌行兗豫謝沈書鍾離意譏起北

宮表云未數年豫章遭蝗穀不收民飢死縣數千百人 八年

五月河內陳留蝗九月京都蝗 九年蝗從夏至秋先是西羌數

反遣將軍將北軍五校征之

安帝永初四年夏蝗是時西羌寇亂軍眾征距連十餘年識曰主

苛則旱之魚螺變爲蝗蟲集解惠棟曰 五年夏九州蝗京房占

案東觀記司隸豫兗徐青冀六州也 日天生

萬物百穀以給民用天地之性人爲貴今蝗蟲四起此爲國多祲人朝無忠臣蟲與民爭食居位食祿如蟲矣不救致兵起其救也舉有道置於位命諸侯試明經此消災也

六年三月去蝗處復蝗子生

古今注曰郡國四十八蝗

七年夏蝗

元初元年夏郡國五蝗 二年夏郡國二十蝗

延光元年六月郡國蝗

順帝永建五年郡國十二蝗

集解惠棟曰河南及郡國十九也

是時鮮卑寇朔方

用眾征之

永和元年秋七月偃師蝗去年冬烏桓寇沙南用眾征之

桓帝永興元年七月郡國三十二蝗是時梁冀秉政無謀憲苟貪

權作虐

春秋考異郵曰貪擾生蝗集解惠棟曰京房易飛候曰食祿不益聖化天示以蠹

二年六月京

都蝗

永壽三年六月京都蝗

延熹元年五月京都蝗

臣昭案劉歆傳皆逆天時聽不聰之過也養奮對策曰佞邪以不正食祿饗所致謝

沈書曰九年揚州六郡連水旱蝗害也

靈帝熹平六年夏七州蝗先是鮮卑前後三十餘犯塞是歲護烏桓校尉夏育破鮮卑中郎將田晏使匈奴中郎將臧旻將南單于  
詔下三道竝出討鮮卑大司農經用不足殷斂郡國詔給軍糧三  
將無功還者少半

光和元年詔策問曰連年蝗蟲至冬踊其咎焉在蔡邕對曰臣聞  
易傳曰大作不時天降災厥咎蝗蟲來河圖祕徵篇曰帝貪則政  
暴而吏酷酷則誅深必殺主蝗蟲蝗蟲貪苛之所致也是時百官  
遷徙皆私上禮西園詔爲府蔡邕對曰蝗蟲出息不急之作省賦  
錄之費進清仁蠲貪虐分損承安屈

省別藏以贖國用則其救也易曰得臣無家言有天下者何私家之有

獻帝興平元年夏大蝗是歲天下大亂

建安二年五月蝗

集解先謙曰以上介蟲之孽

五行志三第十五終

後漢書十五

續漢志集解第十五校補

五行志三謂蝗屬也注宏農都尉治析爲水所漂殺

注析原作折官本同據前

書地理志音義正義正饒大昭曰前志宏農有析縣續志析屬南陽

然前志宏農無都尉析下亦不言都尉治建武六年已省諸郡

都尉不應宏農獨存且本紀但云是夏連雨故以殷氏六族分

水亦無車駕親往行水之事疑古今注誤也

伯禽左傳氏作民今案殷氏與下檢押其姦宄官本注檢作曼

延無足案文足當作定

京房易傳曰顛事有知至隕霜殺穀今案此文以前志校之其水

皆未正又茲謂皆陰下前志多解舍也而殺人而乃雨之譌各本

其眾不則皆函陰氣凡二十字蓋本京易舊注誤禱入正文中

非續志之脫餘亦其兄寶憲幹事案本書寶融傳云憲以待中

多一召字兩災字內幹機密章懷注幹主也或

郡國三十七大水紀大水注六州河濟渭雒洧水盛長案注引袁

作雨水注六州河濟渭雒洧水盛長

書說六州

但舉水名不詳州名則六州仍無由  
確定疑有脫誤水盛長長當讀爲漲

事覺章等被誅

官本被作伏

二年大水注京師及郡國四十有水

注有水有

乃大之謫本紀可證各本皆失正錢大昭曰揚厚傳永初二年  
洛陽大水厚以爲諸王子多在京師容有非常宜各還本國鄧

太后從之

注嘉收葬客死骸骨

案詳觀此注實卽約舉本書獨行傳周嘉傳文收葬上嘉字蓋

本是因字後人妄改未檢本傳耳既係約舉原不必定詳收葬

者何人惠氏補注因此一字之疑遂謂注所據爲司馬書然注

先舉本紀卽范書本紀文也次舉周嘉傳又未別言是本傳也

且嘉受知光武卒於外任其年不能逮及安帝亦無由收葬京

師客死骸骨司馬書爲嘉立傳

縱有異同宜不至懸絕若斯也是時鄧太后猶專政注博物記

曰江河水赤占曰泣血道路涉蘇於河以處

江河原作注河依錢校改官本注不

誤河官本注作何今案涉蘇於

何以處亦屬誤文不可強通

永興元年秋河水溢漂害人物注漂害數千萬戶

錢大昭曰朱穆傳桓帝紀並云

數十萬戶注

千當作十 二年六月彭城泗水增長逆流

長與漲同注盜賊略平

案文平下當有民字或亦唐所去



延熹八年四月濟北水清集解錢大昕曰濟北下脫河字

錢大昭曰據本

紀作濟陰東郡濟北河水清是濟北上亦脫四字

襄楷上言

案本書襄楷傳載楷上言事同詞異究未知孰爲可

據也

三年秋雒水出

紀出作溢

四年夏郡國三水

紀作七大水

庶徵之恆寒集解洪亮吉曰至時建武七年也

錢大昭曰桓帝延熹七年冬大寒殺

鳥獸害魚鼈城傍竹柏之葉有傷枯者見襄楷傳志亦失載案惟竹柏葉枯已見草妖

靈帝光和六年冬大寒注譴罰無法

官本注譴作適同

獻帝初平四年六月寒風如冬時集解惠棟曰京房易飛候云誅

過深當煥而寒

案前志引京易此下云盡六日亦爲電明電亦恆寒之罰也惟本志記電之爲災自下條和帝

永元五年特起仍迄獻帝初平四年止雖附在恆寒之後實別爲一類且初平四年六月因寒雨雹同時一事必分記之與前

志亦微異也

安帝永初元年雨雹

案官本此下二年三年併作一條書之是也未言占驗明係總結三年

大如杆杯

杆原調杆依本注正官本不誤

是時安帝信讒無辜死者多注今貴臣擅權母后黨盛

案此時和熹已崩鄧

氏已廢清河母族亦無存者惟閭后黨方盛

集解惠棟曰至或

司馬彪書以季彥附尹敏傳

案此注引季彥事亦明爲范書孔傳傳文當由尹敏同列儒林遂至

誤載正其誤可也而惠氏補注必謂是司馬書尹敏傳如此錢氏大昕更爲季彥附尹敏傳之說以助之然季彥親爲孔僖子豈有不附信傳而反附敏傳者若如所言必續漢書無孔僖傳而後可且季彥字也如附敏傳當書姓名注亦必引其姓今皆不然則二家之說皆非

桓帝延熹四年五月己卯京師雨雹

官本師作都知此出回改

陳畱雷有石隕地四注九月雷未爲異

案據後文注引京房占言雷以八月闔藏是九月不

藏亦得

穎陰石從天墜

官本注穎誤穎

郡六冬雷注黃謫罰

官本注謫作謫同今案謫謫適古雖通作但岐出不一律官本亦有此失

和帝永元四年蝗注二十八年三月郡國八十蝗

案光武時郡國九十三如八十

蝗蝗幾徧中國矣桓靈之末無此奇災况  
中興盛時何宜有此八十蓋是十八誤倒  
九年蝗從夏至秋本  
與上併爲一條是

順帝永建五年郡國十二蝗

錢大昭曰楊厚傳永建四年六州大蝗志失載

是時梁冀秉政無謀憲

案憲疑是慮之譌

是歲護烏桓校尉夏育破鮮卑

官本破或譌被三道竝出

錢大昭曰夏育出高柳田晏出

雲中賊曼出屬門故云三道

五行志四第十六

地震  
大風拔樹

山崩

地陷  
牛疫

後漢書十六

梁

剡

令剡

昭注補

王先謙集解

五行傳曰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謂

土失其性而爲災也

集解惠棟曰劉向洪範五行曰王者中央爲  
內事宮室臺榭夫婦親戚也古者自天子至

於土宮室寢居大小有差高卑略等骨肉有恩故明主賢君修宮  
室之制謹夫婦之別加親戚之恩教父兄之禮則中氣和人君肆  
心縱意大爲宮室高爲臺榭雕文刻鏤以役人力淫佚  
無別妻妾過度犯親戚侮父兄中氣亂則稼穡不成又曰思心

不容是謂不聖厥咎霧厥罰恒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

時則有華孽時則有牛禍時則有心腹之痾時則有黃眚黃祥惟

金木水火沴土華孽劉歆傳爲嵐蟲之孽謂螟屬也

世祖建武二十二年九月

集解惠棟曰案袁  
宏紀九月戊辰也

郡國四十二地震南

陽尤甚地裂壓殺人其後武谿蠻夷反爲寇害至南郡發荊州諸郡兵遣武威將軍劉尚擊之爲夷所圍復發兵赴之尚遂爲所沒

集解周壽昌曰案光武本紀尚以二十三年討武陵蠻戰於沅水敗沒非二十二年

章帝建初元年三月甲申山陽東平地震

和帝永元四年六月丙辰郡國十三地震春秋漢含孳曰女主盛臣制命則地動圻畔震起山崩淪是時竇太后攝政兄竇憲專權將曰是受禍也後五日詔收憲印綬兄弟就國逼迫皆自殺 五年二月戊午隴西地震儒說民安土者也將大動行大震九月匈奴單于於除難韃叛

集解錢大昕曰難字衍惠棟曰紀無難字

遣使發邊郡兵討之

七年九月癸卯京都地震儒說奄官無陽施猶婦人也是時和帝與中常侍鄭眾謀奪竇氏權德之因任用之及幸常侍蔡倫二人始竝用權 九年三月庚辰隴西地震閏月塞外羌犯塞殺略吏

民使征西將軍劉尚擊之

集解錢大昕曰此又一劉尚乃南陽宗室襲封朝陽侯者周壽昌曰袁紀作執

金吾劉尚非建武二十二年之武威將軍彼前以擊夷而敗沒矣本紀作行征西將軍此無行字

安帝永初元年郡國十八地震李固曰地者陰也法當安靜今迺

越陰之職專陽之政故應曰震動是時鄧太后攝政專事訖建光

中太后崩安帝迺得制政於是陰類竝勝西羌亂夏連十餘年

二年郡國十二地震

三年十二月辛酉郡國九地震

集解惠棟曰京房易

飛候曰地動冬有音以十二月者其邑有行兵明年正月海賊張伯路反遣御史中丞王宗討破之

四年三月癸

巳郡國四地震

集解洪亮吉日案安紀四作九

五年正月丙戌郡國十地震

七年正月壬寅二月丙午郡國十八地震

集解惠棟曰京房易飛候曰地以春動歲不昌

是歲夏蝗南陽八郡饑

元初元年郡國十五地震

二年十一月庚申郡國十地震

三

年二月郡國十地震十一月癸卯郡國九地震

四年郡國十三

地震 五年郡國十四地震 六年二月乙巳京都郡國四十二

地震或地坼裂涌水敗壞城郭民室屋壓人冬郡國八地震

永寧元年郡國二十三地震

建光元年九月己丑郡國三十五地震集解洪亮吉日安紀作十一月己丑或地坼

裂壞城郭室屋壓殺人是時安帝不能明察信宮人及阿母聖等

讒云破壞鄧太后家於是專聽信聖及宦者中常侍江京樊豐等

皆得用權集解先謙曰官本用作禮

延光元年七月癸卯京都郡國十三地震九月戊申郡國二十七

地震集解洪亮吉日安紀戊申作甲戌二年京都郡國三十二地震集解洪亮吉日安紀

作京師及郡國三十地震又作三三年京都郡國二十三地震錢大昕曰安帝紀無十二字

是時曰讒免太尉楊震廢太子 四年十月丁巳京都郡國十六

地震集解錢大昕曰順帝紀作十一月時安帝既崩閻太后攝政兄弟閻顯等竝

用事遂斥安帝子更徵諸國王子未至中黃門遂誅顯兄弟

順帝永建三年正月丙子京都漢陽地震漢陽屋壞殺人地坼涌

水出是時順帝阿母宋娥及中常侍張昉等用權

陽嘉二年四月己亥京都地震是時爵號宋娥爲山陽君

集解惠棟曰魯

國先賢傳曰孔扶仲淵爲司空陽嘉三年以地震免京房易飛候曰地動以夏四月五穀不熟人大儆案是年夏旱又明年春夏連旱也四年十二月甲寅京都地震

永和二年四月庚申京都地震

集解錢大昕曰順帝紀作丙申

是時宋娥構姦誣

罔五月事覺收印綬歸田里十一月丁卯京都地震是時太尉王

龔曰中常侍張昉等專弄國權欲奏誅之時龔宗親有曰楊震行

事諫之止云 三年二月乙亥京都金城隴西地震裂城郭室屋

多壞壓殺人閏月己酉京都地震十月西羌二千餘騎入金城塞

爲涼州害 四年三月乙亥京都地震 五年二月戊申京都地



震

建康元年正月涼州都郡六地震

集解陳景雲曰都當作部

從去年九月呂來

至四月凡百八十日震

集解洪亮吉日字衍惠棟曰紀云地百八十震非百八十日也

山谷圻

裂壞敗城寺傷害人物三月護羌校尉趙沖爲叛胡所殺九月丙

午京都地震是時順帝崩梁太后攝政欲爲順帝作陵制度奢廣

多壞吏民冢尙書樂巴諫事

集解先謙曰事疑爭之諫

太后怒癸卯詔書收巴

下獄欲殺之丙午地震於是太后迺出巴免爲庶人

集解惠棟曰案紀順帝於

是日葬也

桓帝建和元年四月庚寅京都地震九月丁卯京都地震是時梁

太后攝政兄冀持權至和平元年太后崩然冀猶秉政專事至延

熹二年迺誅滅

三年九月己卯地震庚寅又震

元嘉元年十一月辛巳京都地震

集解惠棟曰京房易飛候曰地震以十一月遂有大喪及饑亡

是歲任城王崇薨明年夏四月孝崇皇后區氏崩

二年正月丙辰京都地震十月乙亥

京都地震

永興二年二月癸卯京都地震

永壽二年十二月京都地震

延熹四年京都右扶風涼州地震 五年五月乙亥京都地震是

時桓帝與中常侍單超等謀誅除梁冀聽之竝使用事專權又鄧皇后本小人性行無恒苟有顏色立召爲后後卒坐執左道廢召

憂死 八年九月丁未京都地震

靈帝建寧四年二月癸卯地震是時中常侍曹節王甫等皆專權

熹平二年六月地震

集解洪亮吉日靈紀言在北海

六年十月辛丑地震

光和元年二月辛未地震

集解錢大昕曰靈帝紀作己未

四月丙辰地震靈帝時

宦者專恣 二年三月京兆地震 三年自秋至明年春酒泉表

氏地八十餘動

集解惠棟曰氏地作是古字通

涌水出城中官寺民舍皆頓縣易

處更築城郭

獻帝初平二年六月丙戌地震

集解惠棟曰獻帝春秋日時董卓問蔡邕邕曰天爲陽故轉運於上

地爲陰故安靖於下而震是失其性以陰而爲陽也明公車不當青蓋宜改之以應變卓改爲綠蓋

興平元年六月丁丑地震

和帝永元元年七月會稽南山崩

集解惠棟曰案紀七月乙未也

會稽南方大名

山也京房易傳曰山崩陰乘陽弱勝強也劉向曰爲山陽君也水

陰民也君道崩壞百姓失所也劉歆曰爲崩猶地也是時竇太后

攝政兄竇憲專權

七年七月趙國易陽地裂

集解惠棟曰案京紀七月乙巳也

房易傳曰地裂者臣下分離不肯相從也是時南單于眾乖離漢

軍追討十二年夏閏四月戊辰南郡秭歸山高四百丈崩填谿

殺百餘人明年冬至蠻夷反遣使募荊州吏民萬餘人擊之

元興元年五月癸酉右扶風雍地裂是後西羌大寇涼州

集解惠棟曰涼

房易妖占曰地分裂羌夷叛

殤帝延平元年五月壬辰河東恒山崩

集解洪亮吉日案恒山在上曲陽不屬河東應如殤

紀作恒山爲是是時鄧太后專政秋八月殤帝崩

安帝永初元年六月丁巳河東楊地陷東西百四十步南北百二十步深三丈五尺 六年六月壬辰豫章員谿原山崩各六十三所

元初元年三月己卯日南地坼長百八十二里

集解惠棟曰本紀六月丁巳河東地

陷其後三年正月蒼梧鬱林合浦盜賊羣起劫略吏民 二年六月河南雒陽新城地裂

延光二年七月丹陽山崩四十七所 三年六月庚午巴郡閬中

山崩 四年十月丙午蜀郡越嵩山崩殺四百餘人丙午天子會

日也是時閻太后攝政其十一月中黃門孫程等殺江京立順帝  
誅閻后兄弟明年閻后崩

順帝陽嘉二年六月丁丑雒陽宣德亭地坼長八十五丈近郊地  
時李固對策曰爲陰類專恣將有分離之象所曰附郊城者是上  
帝示象曰誠陛下也是時宋娥及中常侍各用權分爭後中常侍  
張逵遷政與大將軍梁商爭權爲商作飛語欲陷之

桓帝建和元年四月郡國六地裂水涌出井溢壞寺屋殺人時梁  
太后攝政兄冀枉殺李固杜喬 三年郡國五山崩

和平元年七月廣漢梓潼山崩

永興二年六月東海胸山崩冬十二月泰山琅邪盜賊羣起

永壽二年七月河東地裂時梁皇后兄冀秉政桓帝欲自由內患  
之

延熹元年七月乙巳在馮翊雲陽地裂

集解洪亮吉日案桓紀作己巳下云甲子太尉黃瓊

免則宜以續志乙巳爲是

三年五月戊申漢中山崩

集解洪亮吉日案桓紀作甲戌是時上

寵恣中常侍單超等

四年六月庚子泰山博尤來山判解 八

年六月丙辰維氏地裂

永康元年五月丙午雒陽高平永壽亭上黨泣

工玄反氏地各裂

集解洪亮吉日案桓紀作丙申又案水經注建安三年宜城縣泰山崩聲聞五六十里雒皆屋雖縣人惡之以問侍中龐季云國士將亡之兆也紀及續志於孝獻時災異俱闕而不書將以是時朝臣患事當禪代故一切略之耳惠棟曰高平無考或鄉名

中常侍王甫等專恣冬桓帝崩明年竇氏等欲誅常侍黃門不果

更爲所誅

靈帝建寧四年五月河東地裂十二處裂合長十里百七十步廣

者三十餘步深不見底

集解先謙曰以上水火金木土

和帝永元五年五月戊寅南陽大風拔樹木

集解惠棟曰京房別對災異曰人君賊罰

良善政教無常使命數變則致暴風折木發屋鳴瓦或害殺人其教也修舊典任忠臣思過自改則風災消

安帝永初元年大風拔樹是時鄧太后攝政曰清河王子年少號精耳故立之是爲安帝不立皇太子勝曰爲安帝賢必當德鄧氏也後安帝親讒廢免鄧氏令郡縣迫切死者八九人家至破壞此爲警霧也是後西羌亦大亂涼州十有餘年二年六月京都及郡國四十八大風拔樹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曰拔樹發屋京房易必起是時羌貊叛戾任尚敗績於平襄三年五月癸酉京都大風拔南郊道梓樹九十六枚集解洪亮吉日案安紀作癸丑若以上七年八月丙寅京都大風拔樹

元初二年二月癸亥京都大風拔樹集解洪亮吉日案安紀作三月六年夏四

月沛國勃海大風拔樹三萬餘枚

延光二年三月丙申河東潁川大風拔樹集解洪亮吉日案安紀承正月下不月著月丙

申復作六月壬午郡國十一大風拔樹是時安帝親譏曲直不分

三年京都及郡國三十六大風拔樹

靈帝建寧二年四月癸巳京都大風雨雹拔郊道樹十圍已上百餘枚其後晨迎氣東郊道於雒水西橋逢暴風雨道鹵簿車或發蓋百官霑濡還不至郊使有司行禮迎氣西郊亦壹如此

中平五年六月丙寅大風拔樹

獻帝初平四年六月右扶風大風發屋拔木

集解先謙曰以上恒風

中興呂來脂夜之妖無錄者

章帝七八年間郡縣大螟傷稼語在魯恭傳而紀不錄也

集解周壽昌曰

案魯恭傳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時恭爲中牟令也中牟河南尹屬縣傳稱螟傷稼無大字稱七年亦未至入年是時章帝用竇皇后讒害宋梁二貴人廢皇太子

靈帝熹平四年六月弘農三輔螟蟲爲害是時靈帝用中常侍曹



節等讒言禁錮海內清英之士謂之黨人

中平二年七月三輔螟蟲爲害

集解先謙曰以上蠹蟲之孽

明帝永平十八年牛疫死是歲遣竇固等征西域置都護戊己校

尉固適還而西域叛

集解先謙曰官本固下有等字是

殺都護陳睦戊己校尉闕

寵於是大怒欲復發興討會秋明帝崩是思心不容也

章帝建初四年冬京都牛大疫是時竇皇后目宋貴人子爲太子

寵幸令人求伺貴人過隙曰讒毀之章帝不知竇太后不善厥咎

審也或曰是年六月馬太后崩土功非時興故也

集解先謙曰以上牛疫

續漢志集解第十六校補

五行志四

案此卷注亦全闕

思心不容

至

惟金水木火診土

此節失原注今依劉例查

補思心不容是謂不聖鄭注曰容當爲睿睿通也心明曰聖孔子說休徵曰聖者通也兼四而明則所謂聖者包貌言視聽而載之以思心者通以待之君思心不通則是非不能心明其事也厥咎霧鄭注曰霧冒也君臣心有不明則相蒙冒矣厥罰恆風鄭注曰思心曰土土王四時主消息生殺長藏之氣風亦出內兩陽寒奧之微皆所以殖萬物之命者也殖氣失故常風厥極凶短折鄭注曰殖氣失則於人爲凶短折未配曰凶未冠曰短未昏曰折時則有脂夜之妖鄭注曰夜讀曰液時則有華孽鄭注曰華當爲夸夸蚘蟲之生於土而遊於土者時則有牛禍鄭注曰地厚德載物牛畜之任重者也屬思心時則有心腹之病鄭注曰思心氣失之病時則有黃眚黃祥惟木金水火診土鄭注曰志論皆言君不寬容則地動元或疑焉今四行來診土地乃動臣下之相帥爲畔逆之象君不通於事所致也以爲不寬容亦皆爲陰勝陽臣強君之異

其後武谿蠻夷反

至

尙遂爲所沒集解周壽昌曰

至

非二十二年

柳從辰曰志明云其後非謂尙卽沒於二十二年周說殊誤

章帝建初元年三月甲申山陽東平地地震

紀申作寅

七年正月壬寅二月丙午郡國十八地震錢大昭曰本紀但有二

寅四字疑衍今案地震固有至數日者亦有震後數日復震者

壬寅丙午前後在五日間同為郡國十八地震則似連震五日

也而紀但書二月丙午或以壬寅始震甚微至丙午乃成災書

其重者略其輕者則亦不必悉與志合惟是年四月丙申晦日

有食之紀志竝同夫四月晦為丙申則壬寅丙午自當均在正

月望前二月何容有丙午此則似紀實誤兩書亦有用庚戌二月

注已諱之疑此志二月丙午四字乃後人據紀妄增正當衍也

皆得用權集解先謙曰官本用作擅錢大昭曰用

陽嘉二年四月己亥京都地震錢大昭曰郎顛傳四月京師地震

對策云今從政者變忽法度以殺戮威刑為能賢問其國守相

及令長何如其稱之也曰大急其毀之也曰大緩夫急致寒緩

致煥二者罪同而論者許急此陰陽所以不和也復之之道審

察緩急之誘譽鈞同寒煥之罪罰以崇王政則陰陽和也好惡

既明則宰官之吏知所避就又正身以崇王政則陰陽和也好惡

刑罰之夫知為善之必利為惡之必害孰能不化則官良矣臣

聞洪範八政以食為首周禮九職以農為本民失耕桑飢寒并

至盜賊之原所由起也古之足民仰足以養父母俯足以畜妻

子然後敦五教宣三德則休嘉之化可致也夫足者非能家給

而人足量其財用為其制度故嫁娶之禮儉則婚姻以時矣喪

制之禮約則終者掩藏矣不奪其時則農夫不失矣夫妻子以累其心產業以重其志舍此而爲非者雖有必不多矣今則不然此盜賊所以不息誠使制度必行禁令必止則士者不濫法式之外百工不作無用之器商賈不通難得之貨農夫不失三時之務各安所業則盜賊消除災害不起矣又張衡對策云開者京都地震雷電赫怒夫動靜無常變改正道則有奔雷土裂之異自初舉孝廉迄今二百歲矣皆先孝行行有餘力始及文法辛卯詔以能宣章句奏案爲限雖有至孝猶不應科此稟本而就末曾子長于孝然實魯鈍文學不若游夏政事不若冉季今欲使一人兼之苟外可觀內必有闕則違選舉孝廉之制矣且郡國守相割符窰境爲大臣一旦免黜十有餘人吏民罷于送迎之役新故交際公私放濫或臨政泄民爲百姓取便而以小過免之是爲奪人父母使善號也又察選舉一任三府臺閣祕密振暴于外貨賂多行人事流通令真僞渾淆昏亂清朝此爲下陵上替分威其德災異之興不亦宜乎

時龔宗親有旨楊震行事諫之止云

錢大昭曰監本止作上非

凡百八十日震

案日乃地之譌也言震不言地則無以明其確爲地震故紀亦必云地百八十震

九月丙

午京都地震

紀作京師及太原鴈門地震三部水涌土裂案紀言三部別京師言之也三部非誤脫一郡名矣

延熹四年京都右扶風涼州地震

紀在六月

興平元年六月丁丑地震

紀云戊寅又震今案志注標目分地震

爲一事以下山崩地陷共爲一事目固不足據志以地震

劉歆曰爲崩猶地也

案地乃弛之譌前志引劉歆說崩弛崩也可證各本皆失正

明年冬至蠻

夷反

據紀至乃巫之譌

元初元年三月己卯日南地坼

紀作二月己卯

長百八十二里

紀注引東觀記長同

廣五十里

三年郡國五山崩

紀在九月

永興二年六月東海胸山崩

案明年改元永壽六月巴郡益州郡山崩見本書桓紀志失載

四年六月庚子泰山博尤來山判解

紀作岱山及博尤來山並類裂今案就志言之泰山郡名

博縣名尤來山名判解是從中分裂特指尤來一山尤來卽是

徂來小山也自紀言之則岱山亦言山與尤來山並類裂明是

兩山八年六月丙辰緱氏地裂

紀作五月丙辰

安帝永初元年大風拔樹

案大風拔樹止是風災故紀多僅書大風也安紀載永初元年二十八日大風雨

透則拔樹多矣志不著  
月日亦統是歲言之

呂清河王子年少號精耳

案精耳疑當作精敏

六年夏四月沛國勃海大風拔樹三萬餘枝

案明年改元永甯元年冬十

月載自三月至是月京師及郡國三十三大風雨水又延光元年亦載是歲京師及郡國二十七雨水大風殺人志均失載

其後晨迎氣東郊

至

迎氣西郊亦壹如此

案五郊迎氣夏當于南郊不當于東郊疑東字

誤至迎氣西郊則在七月據本書靈紀建甯二年四月癸巳大風雨雹與志文合七月後無風災則亦壹如此蓋僅承使有司

行禮一語言也又中平二年夏四月庚戌亦大風雨雹見靈紀而志不載

章帝建初四年冬京都牛大疫

錢大昭曰和帝初立是年牛死日甚見魯恭傳志亦不載

五行志五第十七

射妖

龍蛇孽

馬禍

人病

後漢書十七

梁

刻

令劉

昭注補

王先謙集解

五行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

尚書大傳皇作王鄭玄曰王君也

王極象天也天變化為陰為陽覆成五行經曰歷象日月星辰敬

投民時論語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是則天之道於人政也孔子

說春秋曰政以不由王出不得為政則王君出政之號也極中也

建立也王象天以性情覆成五事為中和之政也王政不中和則

是立不能立其事也古文尚書皇極皇建其有極孔安國曰大中之

道大立其有中謂行九疇之義馬融對策曰大中之道在天為北

辰在地厥咎眚尚書大傳作猶鄭玄曰猶與思心之咎同耳故傳

為人君厥咎眚曰眚亂也君臣不立則上下亂矣字林曰目少

精曰厥罰恒陰鄭玄曰王極象天陰厥極弱鄭玄曰天為剛德

弱易說亢龍之行曰貴而無位高而無民賢時則有射妖射王極

之度也射人將發矢必先於此侯之發則中於彼矣君時則有龍

將出政亦先於朝廷度之出則應於民心射其象也時則有馬禍

蛇之孽鄭玄曰龍蛇之類也或曰龍無角者曰蛇時則有馬禍

曰天行健馬畜之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病鄭玄曰夏侯勝說伐宜

疾行者也屬王極之神曰魂魄君行不由常傍張無度則是魂魄

傷也王極氣失之病也天於不中之人恒者其毒增以爲病將以

開賢代之也春秋傳所謂奪伯有魄者是也不名病者病不著於

身體也集解先謙曰勝傳作伐鄭說未詳所出據勝傳昌邑王事

證之是作代義亦迂曲前志引劉歆一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凡人

爲變皆屬皇極下人伐上之病云因此類記人變績志從之是也

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鄭玄曰亂謂薄食闕並見逆謂縮反

主好武事兵革則日皇君也極中也眊不明也說曰此診天也不

月薄食太白失行臣昭案本傳陽嘉二年鄭顛上書云正月

言診天者至尊之辭也春秋王師敗績曰自敗爲文

恒陰中興曰來無錄者臣昭案本傳陽嘉二年鄭顛上書云正月

用猶久陰不雨也

靈帝光和中雒陽男子夜龍曰弓箭射北闕吏收考問辭居貧負

責無所聊生因買弓箭曰射近射妖也風俗通曰龍從兄陽求臘

陽與錢千龍意不滿欲破陽家因持弓矢射玄武東闕三發吏士

呵搏首服因是遣中常侍尚書御史中丞直事御史謁者衛尉司



隸河南尹雒陽令悉會發所劾時爲太尉議曹掾白公鄧盛夫禮  
設闕觀所以飾門章於至尊懸諸象魏示民禮法也故車過者下  
步過者趨今龍乃敢射闕意慢事醜次於大逆宜道主者參問變  
狀公曰府不主盜賊當與諸府相候劾曰丞相郗吉以爲道路死  
傷既往之事京兆長安職所窮逐而住車問牛喘吐舌者豈輕人  
而責畜哉頗念陰陽不和必有所害掾史爾乃悅服漢書嘉其達  
大體今龍所犯然中外奔波郗吉防患太豫況於己形昭晰者哉  
明公既處宰相大任加掌兵戎之職凡在荒裔謂之大事何有近  
目下而致逆節之萌者孔子攝魯司寇非常卿也折僭溢之端消  
纖介之漸從政三月惡人走境邑門不闔外收強齊侵地內虧三  
桓之威區區小國尙於趣舍大漢之朝焉可無乎明公恬然謂非  
已詩云僕刑文王萬國作孚當爲人制法何必取法於人於是公  
意大悟遣令史謝申以鈴下規應掾自行之還具條奏時靈帝詔  
報惡惡止其身龍以重論之陽不坐掾解洪亮吉日盛以中平元  
年四月爲太尉至二年五月罷則其後車騎將軍何苗與兄大將  
夜龍事當屬中平中非光和中也

軍進部兵還相猜疑對相攻擊戰於闕下苗死兵敗殺數千人雒

陽宮室內人燒盡

應劭曰龍者陽類君之象也夜者不明之  
應也此其象也集解先謙曰以上射妖

安帝延光三年濟南言黃龍見厯城琅邪言黃龍見諸是時安帝  
聽讒免太尉楊震震自殺又帝獨有一子曰爲太子信讒廢之是

皇不中故有龍孽是時多用佞媚故曰爲瑞應明年正月東郡又言黃龍二見濮陽

桓帝

于翼曰蛇有鱗甲兵之象也見於省中將有椒房大臣受甲

兵之誅也

乃棄官遁去到延熹二年誅大將軍梁冀捕治宗屬揚

兵京師也

集解惠棟曰滂于翼會稽上虞人也袁紀曰翼學問淵

深大儒舊名常隱

於甲里希見長吏延熹七年六月壬子河內野王山上有龍死長

可數十丈

袁山松書曰長可百餘丈集襄楷曰爲夫龍者爲帝王

瑞易論大人天鳳中黃山宮有死龍漢兵誅莽而世祖復興此易

臣昭曰夫屈申躍見變化無方非顯死之體橫

代之徵也至建安二十五年魏文帝代漢強之畜易況大聖實類君道野王之異豈桓帝將崩之表乎妖等

占殊其例斯眾苟欲附會以同天鳳則帝涉三主年踰五十此爲

迂闊將恐非徵矣永康元年八月巴郡言黃龍見時吏傅堅曰郡欲上言內白事曰

爲走卒戲語不可太守不聽嘗見堅語云時民曰天熱欲就池浴

見池水濁因戲相恐此中有黃龍語遂行人間聞郡欲言爲美故  
言時史曰書帝紀桓帝時政治衰缺而在所多言瑞應皆此類也  
又先儒言瑞興非時則爲妖孽而民說言生龍語皆龍孽也

熹平元年四月甲午青虵見御坐上是時靈帝委任宦者王室微

弱楊賜諫曰皇極不建則有龍虵之孽詩云惟虺惟虵女子之祥

宜抑皇甫之權刻黠妻之愛則虵變可消者也案張奐傳建寧

二年夏青虵見御座軒前奐上疏陳蕃寶武未被明宥妖眚之來

皆爲此也敦煌寶錄曰虵長六尺夜於御前當軒而見集解錢大

昕曰青虵事張奐傳作建寧二年謝弼傳同此志及楊賜傳並作

熹平元年非也或云當作建寧元年然蕃武之被害在建寧元年

九月而奐弼之言災異俱有誅陳寶事則非建寧元年之夏可知從張謫傳是先諫曰以上龍虵之孽

更始二年二月發雒陽欲入長安司直李松奉引車奔觸北宮鐵  
柱門三馬皆死馬禍也時更始失道將亡

桓帝延熹五年四月驚馬與逸象突入宮殿近馬禍也是時桓帝  
政衰缺

靈帝光和元年

司徒長史馮巡馬生人

風俗通曰巡馬生胡子問

生子集解惠棟曰三公碑曰巡字季祖南陽冠軍人案漢白石津君碑光和四年甘陵相南陽馮巡詣三公神山請雨賽以白羊朱

錫恩以爲國將亡聽

於神者疑卽是人也京房易傳曰上亡天子諸侯相伐厥妖馬生

人後馮巡遷甘陵相

集解惠棟曰案三公碑巡先爲常山相也

黃巾初起爲所殘殺而

國家亦四面受敵其後關東州郡各舉義兵卒相攻伐天子西移

王政隔塞其占與京房同光和中雒陽水西橋民馬逸走遂鬪殺

人是時公卿大臣及左右數有被誅者

集解先謙曰以上馬服

安帝永初元年十一月戊子民轉相驚走棄什物去廬舍

集解先謙曰以

下皆記

靈帝建寧三年春河內婦食夫河南夫食婦

臣昭曰案此二食夫妻不同在河南北每

見死異斯豈怪妖復有徵乎河者經天巨地之水也河內河之陽

也夫婦參配陰陽判合成體今以夫之尊在河之陽而陰承體卑

吞食尊陽將非君道昏弱無居剛之德遂爲陰細之人所能消毀

乎河南河之陰河視諸侯夫亦惟家之主而自食正內之人時宋

皇后將立而靈帝一聽闈宦無所厝心夫以宮房之愛惡亦不全中懷抱宋后終廢王甫挾姦陰中列侯實應厥位天戒若曰徒隨雙豎之意夫噉其妻乎集解惠棟曰干寶云夫婦陰陽二儀有情之深者也今反相食陰陽相侵豈特日月之害哉靈帝既沒天下大亂君有妄誅之暴臣有劫殺之逆兵革相殘骨肉爲讐生民之禍極矣故人妖爲之先作恨而不遵幸有屠乘之論以測其情也

熹平二年六月雒陽民訛言虎賁寺東壁中有黃人形容鬢眉良

是觀者數萬省內悉出道路斷絕應劭時爲郎風俗通曰劭故往

臚緒流漉壁有他剝數寸曲折耳劭又通之曰季夏土黃中行用

事又在壁中壁亦土也以見于虎賁寺者虎賁國之祕兵扞難禦

侮必示於東東者動也言將出帥行將天到中平元年二月張角

下搖動也天之以類告人甚於影響也

兄弟起兵冀州自號黃天三十六方四面出和將帥星布吏士外

屬因其疲餒牽而勝之物理論曰黃巾被服純黃不將尺兵肩長

也黃

光和元年五月壬午集解惠棟曰蔡邕集正月三日何人白衣欲入德陽門辭我

梁伯夏教我上殿爲天子中黃門桓賢等呼門吏僕射欲收縛何

人吏未到須臾還走求索不得不知姓名時蔡邕曰成帝時男子

王褒絳衣入宮上前殿非常室曰天帝令我居此後王莽篡位今

此與成帝時相似而有異被服不同又未入雲龍門而覺稱梁伯

夏皆輕於言曰往況今將有狂狡之人欲爲王氏之謀其事不成

其後張角稱黃天作亂竟破壞風俗通曰光和四年四月南宮中黃門寺有一男子長九尺服白衣

中黃門解步呵問汝何等人白衣妄入宮掖曰我梁伯夏後天使

我爲天子步欲前收取因忽不見砌曰尙書春秋左傳曰伯益佐

禹治水封於梁颺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龍多歸之帝舜

嘉之賜姓董氏董氏之祖與梁同焉到光熹元年董卓自外入因

間乘鸞廢帝殺后百官摠已號令自由殺戮決前威重於主梁本

安定而卓隴西人俱涼州也天戒若曰卓不當專制奪嫡如白衣

無宜蘭入宮也白衣見黃門寺及卓之末中黃門誅滅之際事類

如此可謂無乎袁山松曰案張角一時狡亂不足致此大妖斯乃

曹氏滅漢之徵也案叻所述與志或有不同年月舛異故俱載焉

臣昭注曰檢觀前通各有未直尋梁卽魏地之名伯夏明於中夏

非溥天之稱以內臣孫夫得稱王徵驗有應有若符契復云伯夏

教我爲天子後曹公曰若天命在吾吾爲周文王矣此乃魏文帝

受我成策而陟帝位也風俗通云見中黃門寺曹

隱之家尤見其謔集解惠棟曰蔡邕集作桓賢

二年雒陽上

西門外女子生兒兩頭異肩共胸俱前向曰爲不祥墮地棄之

惠棟曰人鏡經曰人生兩頭者有兩主出及三年國君崩自此之後朝廷督亂政在私門上下

無別二頭之象後董卓戮太后被曰不孝之名放廢天子後復害

之漢元曰來禍莫踰此

策解惠棟曰章懷注靈帝紀引以爲中平元年事也棟案搜神記亦云光和二年注

也 四年魏郡男子張博送鐵盧詣太官博上書室殿山居屋後

宮禁落屋謹呼上收縛考問辭忽不自覺知

臣昭曰魏人入宮既

謹呼終亦

禍廢母后

中平元年六月壬申雒陽男子劉倉居上西門外妻生男兩頭共

身

策解洪亮吉日案靈紀於中平二年又載雒陽民生兒兩頭四臂此恐屬光和二

年又復出於此者故此志亦不載惠棟曰章懷注靈帝紀以爲中平四年也案搜神記注誤時中山相張純曰此漢祚將衰天下有兩主之徵也見劉虞傳

靈帝時江夏黃氏之母浴而化爲黿入於深淵其後時出見初浴

簪一銀釵及見猶在其首

夫君德尊陽利見九五飛在於天乃備光盛俯等遺寵有愧潛躍  
首從戴銀卑弱未盡後帝者王不專權極天德雖謝蜀猶旁攢推  
求斯異女爲曉著矣集解惠棟曰干  
寶云於是黃氏累世不能食禿肉

獻帝初平中長沙有人姓桓氏死棺斂月餘其母聞棺中聲發之  
遂生占曰至陰爲陽下人爲上其後曹公由庶士起

建安四年二月武陵充縣女子李娥年六十餘物故曰其家杉木

構斂瘞於城外數里上巳十四日有行聞其冢中有聲便語其家

家往視聞聲便發出遂活干寶搜神記曰武陵充縣女子李娥年

舍有蔡仲聞娥富謂殯當有金寶盜發冢剖棺斧數下娥於棺中

言曰蔡仲汝護我頭驚遽便出走會爲吏所見遂收治依法當棄

市娥兒聞來迎出娥將去武陵太守聞娥死復生召見問事狀娥

對曰聞謬爲司命所召到得遣出過西門適見外兄劉伯文爲相

勞問涕泣悲哀娥語曰伯文一日誤見召今得遣歸旣不知道又

不能獨行爲我得一件不又我見召在此已十餘日形體又當見  
埋藏歸當那得自出伯文曰當爲問之卽遣門卒與戶曹相問司  
命一日誤召武陵人女李娥今得遣還娥在此積日尸喪又當殯  
斂當作何等得出又女弱獨行豈當有伴那是吾外妹幸爲便安  
之荅曰今武陵西男民李黑亦得遣還便可爲伴輒令黑過救娥



比舍蔡仲令發出娥也於是娥遂得出與伯文別伯文曰誓一封  
以與兒佗娥遂與黑俱歸事狀如此太守慨然嘆曰天下事真不  
可知也乃表以爲蔡仲雖發家爲鬼神所使雖欲無發勢不得已  
宜加寬宥詔書報可太守欲驗語虛實卽遣馬吏於西界推問李  
黑得之黑語協乃致伯文書與佗佗識其紙乃是父亡時送箱中  
文書也表文字猶在而書不可曉乃請費長房讀之曰告佗當從  
府君出案行當以八月八日中時武陵城南溝水畔頓汝是時  
必往到期悉將大小於城南待之須臾果至但聞人馬隱隱之聲  
詣溝水便聞有呼聲曰佗來汝得我所寄李娥書不邪曰卽得之  
故來至此伯文以次呼家中大小問之悲傷斷絕曰死生異路不  
能數得汝消息我亡後兒孫乃爾許人良久謂佗曰來春大病與  
汝一丸藥以塗門戶則辟來年妖厲矣言訖忽去竟不得見其形  
至前春武陵果大病白日見鬼唯伯文之家鬼不敢向費長房視藥  
曰此方相臨也博物記曰漢末關中大亂有發前漢宮人家者宮  
人猶活既出平復如舊魏郭后愛念之錄置宮內常在左右問漢  
時宮中事說之了了皆有次緒郭后崩哭泣哀過遂死漢末發范  
明友奴家奴猶活明友霍光女壻說光家事廢立之際多與漢書  
相應此奴常遊走居民間無止住處遂不知所在集解惠棟曰家  
中有聲有

七年越嶲有男化爲女子時周羣上言哀帝時亦有

此異將有易代之事至二十五年獻帝封於山陽

建安中女子生男兩頭其身

安帝元初六年夏四月會稽大疫

公羊傳曰大災者何大癘也火

邪亂之氣所生古今注曰光武建武十三年楊徐部大疾疫會稽

也古今注曰二十六年郡國七大疫集解

延光四年冬京都大疫

張衡明年上封事臣竊見京師爲害兼所

心以爲至憂臣官在於考變釀災思任防救未知所由夙夜征營

臣聞國之大事在祀祀莫大於郊天奉祖方今道路流言僉曰孝

衣車還宮僞遣大臣並禱請命臣處外官不知其審然尊靈見罔

豈能無怨且凡夫私小有不錮猶爲謔請況以大穰用禮郊廟孔

子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天地明察降禍見災乃其理也又問

者有司正以冬至之後奏開恭陵神道陛下至孝不忍距逆或發

豕移尸月令仲冬土事無作慎無發蓋及起大眾以因而閉地氣

上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禁則死民必疾疫又隨以喪厲氣未息

恐其殆此二年欲使知過改悔五行傳曰六診作見若時其禦帝

用不差神則不怒萬福乃降用章於下臣愚以爲可

桓帝元嘉元年正月京都大疫二月九江廬江大疫

延熹四年正月大疫

太公六韜曰人主好重賦役大

官室多臺遊則民多病疢也

靈帝建寧四年三月大疫

熹平二年正月大疫

光和二年春大疫 五年二月大疫

中平二年正月大疫

獻帝建安二十二年大疫

魏文帝書與吳質曰昔年疾疫親故多

殭尸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殮或舉族而喪者

集解先謙曰以上人病

靈帝光和元年六月丁丑有黑氣墮北宮溫明殿東庭中黑如車

蓋起奮訊身五色有頭體長十餘丈形貌似龍上問蔡邕對曰所

謂天投蜺者也不見足尾不得稱龍易傳曰蜺之比無德曰色親

也潛潭巴曰虹出后妃陰脅王者又曰五色迭至照於宮殿有兵

革之事演孔圖曰天子外苦兵威內奪臣無忠則天投蜺

案巴集稱曰演

孔圖曰蜺者斗之精也失度投蜺見態主惑於毀譽合誠罔變不

曰天子外苦兵者也集解惠棟曰宋均注演孔圖曰投應也

空生占不空言

色對又曰意者陛下樞機之內社席之上獨有以

意低迴未知誰是兵戎未息威權漸移忠言不聞則虹蜺所在生也抑內寵任中正決毀譽分直邪各得其所勒守衛整武備威權之機不以假人則其教也先是立皇后何氏皇后每齋當謁祖廟輒有變異不

得謁中平元年黃巾賊張角等立三十六方起兵燒郡國山東七州處處應角遣兵外討角等內使皇后二兄爲大將統兵其年宮車晏駕皇后攝政二兄秉權譴讓帝母永樂后令自殺陰呼并州牧董卓欲其誅中官中官逆殺大將軍進兵相攻討京都戰者塞道皇太后母子遂爲太尉卓等所廢黜皆死天下之敗兵先興於

宮省外延海內二三十歲其殃禍起自何氏

袁山松書曰是年七月虹蜺見御坐玉堂

後殿前庭中色青赤也  
集解先謙曰此謂蒙氣

續漢志集解第十七按補

五行志五五行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注則王極象天也

柳從長曰

今尙書大傳此下有人法天元氣純則不可呂一體而言之也凡十六字

譬如北辰是則天之道於

人政也

柳從辰曰今大傳道作通案則天之道於人政所謂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則卽法也此正譬如之義作通誤天

之道通於人政去道字其說亦窒也

厥罰恆陰注陰氣失

柳從辰曰今大傳陰作養時則有射

妖注射王極之度也

柳從辰曰王極之度今大傳作王度之極案王極之度卽下朝廷度之度謂揣度

也作王度之極亦誤

時則有下伐上之病注恆者其毒

柳從辰曰今大傳作恆者其味厚其

毒文獻通考郊祀考亦多此三字

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注謂縮反明經

天守舍之類也

柳從辰曰據大傳說曰

官本曰作云

此沴天也不言

沴天者至尊之辭也

柳從辰曰大傳鄭注云不言沴天至尊無能沴之者難逢非沴維辭之功謂此也

近射妖也注遣令史謝申以鈴下規應掾自行之

官本注鈴作鈴非

延熹七年六月壬子河內野王山上有龍死長可數十丈集解洪

亮吉日案桓紀作七月

今案紀作七月辛卯月日皆與志異但襄楷傳云七年六月十三日河內野王

山上有龍死長可數十丈其文全與志同壬子當卽十三日疑紀之誤

河南夫食婦注徒隨嬖豎之意

官本注嬖作闕

中黃門桓賢等

官本作相賢

注百官摠己

官本注摠作總正字

如白衣無宜蘭入

官也

官本注蘭作關正字案蘭蘭欄古皆通作

袁山松曰

至

尤見其證

案劭子弟皆仕魏故詭其

辭以避時難袁書劉注匡正固當讀史者所當分別觀之也

集解惠棟曰蔡邕集作桓賢柳

辰曰東觀記作桓賢袁宏紀作桓覽本書靈紀注引東觀記亦作桓賢官本同賢覽形似易譌惟惠所校本作相賢故引邕集

以明異文今案惠氏所據爲北宋本可知官本作相賢非無所本毛本作桓賢與邕集東觀記合又較長也惟應劭與蔡邕同

時見聞而風俗通乃作中黃門解步姓名皆異是則無說可通矣

家往視聞聲便發出逸活注娥對曰聞謬爲司命所召

案文闕當是闕誤

召武陵人女李娥

官本注人作大

我亡後兒孫乃爾許人

案文大當是大

延光四年冬京都大疫注臣竊見京師爲害兼所及民多病死

案文

害兼二字偽遣大臣

偽原諺憂錢大昭據閩本作偽今從之官本注亦作偽案閩后紀作偽云帝疾甚詐

遣司徒劉喜詣郊廟社稷告天請命然衡上封

且凡夫私小有

事豈敢斥言朝廷爲偽字亦誤疑當作爰

不獨案文夫私二

況曰大穢

大原作太已正官本注不誤

奏開恭陵神道開

作闕已正官本注不誤案此事本紀不載當因闕后崩合葬恭陵以神道狹復開之也若恭北陵之營則事在永建二年矣

民必疾疫

必原諺不已正官本注不誤

恐其殆此二年

案文年常作事

自求多福也

錢大昭曰楊厚傳順帝永建四年疫氣流行本志及注俱不載

二月九江盧江大疫

錢大昭曰閩本大作又

其殃禍起自何氏集解先謙曰此謂蒙氣

謹案前志以蜺異附恆陰之後在射妖之前引

京房易傳曰有蜺蒙霧霧上下合也蒙如塵雲蜺日旁氣也其言占至詳而終之以此皆陰雲之類是亦屬於恆陰矣今本志以投蜺一條列於人病之後日月亂行之前當以爲是日之蒙氣然名續前書而亂前志之例庸非失乎